

在这样的路上,想开快车也不成,一方面是山道弯曲,一方面是风景美得你腿软,挪不开步。浓密的黛青色披满连绵起伏的大山,高大的树上爬满苔藓,挂满松萝。

丙察察的“蹦蹦跳跳”之舞

——“车轮上的行囊”之三十四

□黄俊生



心在路上

鲁迅先生说,地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路。从云南进西藏有一条最艰险最原始的越野线路“丙察察线”,就是人马踩踏出来的“盐马古道”,后来经过逐年修筑,渐渐堪可通车。

“丙察察线”起于云南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丙中洛乡,终点为西藏自治区察隅县察瓦龙乡,290公里,大多数路段路宽仅3米,一边是怒江,一边是悬崖,依山而筑,人烟稀少,每年2月至5月大雪封山,连自行车都无法通行,有驴友戏谑称“蹦蹦跳跳线”,形容汽车走在路上,像跳舞一样蹦蹦扭扭,是“走最烂最险的路,看最绚最美的景”。

2017年国庆节,我们的丙察察之旅从云南腾冲启程。

汽车在怒江与高黎贡山之间穿行,一边倾听怒江激越的歌唱,一边领略高黎贡山的多姿多彩,真有人在人间仙境漫游的感觉。我们翻过高黎贡山,去片马口岸参观抗战纪念馆和驼峰航线遗迹,又拐进独龙江,探访文面族秘境。

拐上独龙江公路不久,就是黑底挂检查站,公安值勤人员认真检查了我们的身份证和边境通行证后说,独龙江原生态自然保护区将封闭建设,用三年时间打造成国家级4A景区,你们原是生态独龙江最后的游客。说着,递给我们一张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公路地图,提醒我们,独龙江公路80公里,有794道弯,平均100米一道弯,而且有很多回头弯,所以,不要赶时间开快车。

其实,在这样的路上,想开快车也不成,一方面是山道弯曲,一方面是风景美得你腿软,挪不开步。浓密的黛青色披满连绵起伏的大山,高大的树上爬满苔藓,挂满松萝。从谷底升上来的白雾与在山头酝酿着雨意的云团缠绵交欢,编织成缠头云、腰带云,翩翩起舞,使人恍若身临仙境。深深吸一口清新的空气,每个毛孔都是湿润的。

独龙江的水是绿的,千百年来哺育了神秘的文面民族独龙族。独龙族女子有在脸上刺青的习俗,去看看文面女的模样,是我们此行的目的。不过,我们没能如愿,现在独龙族女性文面已经很少,脸上还有刺青的基本都是老年女性,随着老年人群渐渐缩小,文面女成凤毛麟角。

月亮高悬时分,我们抵达丙中洛。一路上,经过的乡村名字颇为费解,什么棒当、爬旺洛、片马、四季桶,秋那桶等。胡乱猜测,不得要领。后在宾馆里看到一本韦卫祥先生编著的画册,才明白这些地名的含义。比如,丙中洛是“菁沟边的藏族村子”;秋那桶的“秋”是怒族语“井”的意思,“那”是“黑水”的意思,“桶”是“平地”的意思,秋那桶的意思是黑水平地。

丙中洛乡是怒族人聚集地,景点很多,怒江第一湾、贡当神山、重丁教堂、桃花岛、普化寺、茶马古道、雾里村、秋那桶等等,不过,有



雨有雾,一些景点只能凭想象去观赏。在普化寺,我们看到盛开的格桑花。格桑花是藏族神仙花、爱与吉祥的圣洁花,象征着幸福与爱情,所以又叫幸福花。格桑花的花语是“珍惜眼前人”。多美的境界啊,茫茫人海,人与人相遇、相识、相知、相爱、相守,十年、二十年、一辈子,凭借的就是两个字:珍惜。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缘分!

丙中洛乡怒江上有三座桥,一座是仅可走马车牛车的吊索桥,现已毁坏;一座是规模稍大一些的钢索吊桥,小型车辆单向通行;一座是在建的钢筋水泥桥,已初具规模。三代桥梁,见证着怒江两岸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历程。过桥左拐到秋那桶村,右拐穿越一条石壁古驿道就是翁里村。翁里村常年云雾缭绕,所以人们习惯叫它雾里村。今天是中秋节,虽然有雨无月,但不影响我们欢度中秋,借村委会食堂,大家一起动手,整置一桌佳肴,一起举杯,为明天通行大流沙天险壮行色。

从云南贡山县丙中洛乡秋那桶村,到西藏林芝市察隅县察瓦龙乡,是在古驿道基础上修筑的山路,前几年还只勉强可通汽车,现在已经改善很多,再过几年,这条著名的险路,将会变为通途。

这条路之所以著名,还不在于它的奇险,而是在离察瓦龙乡十几公里的地方,有处令驴友变色的险段,叫大流沙。

大流沙是一个巨大光滑的镜面陡坡,是高山乱石的一条滑道,乱石从山顶飞下,滚速极快,半途中互相碰撞,大多被撞成鸡蛋大个,有的落在峭岩下,占据了大半个路面,有的狠狠地砸入怒江。汽车能否全身通过大流沙,就像买彩票一样,要碰运气。有经验的驴友通常选择早上通行,早上地表比较湿润,而下午经过太阳暴晒,山顶风化严重,容易形成滚石,一旦看到山顶有烟尘升起,就表明开始流沙了,绝不能通过,倘若车在流沙处陷住,必须弃车逃跑,躲到护坡下,以求保命。

我们一行三辆车拉开距离,鱼贯而行,准备闯关。刚过一半,车头忽然停住,老木跳出驾驶室,仰头张望。前面一辆大卡车已经冲

出滚石堆积路段,到达安全位置,却拼命打双跳报警。老木急叫:上面有滚石,停止前进,倒车倒车!我们赶紧倒到一块岩石下面观望。

正迟疑着,两位藏族小伙子急匆匆地跑过来,心急火燎地叫道:危险,山上起烟了,这里太危险了!赶紧倒出去,快!

这时,我们已经发现,许多比鸡蛋大得多的石块哗啦啦地呈扇形朝我们停车的岩下扑来。我们顿时紧张起来,气氛似乎凝固了,手忙脚乱地往后倒车。正后退中,眼见一块圆石“咣”的一声,在我前一辆车引擎盖上砸下一个深坑。

我们快速倒车停到藏族小伙子车旁,激动地议论。藏族小伙子手指竖在嘴唇上“嘘”一声:“别大声说话,小心惊动滚石”。我当然不相信说话的声音会惊动滚石,但看小伙子认真严肃的神情以及满含敬畏的眼神,还是把语音压到了最低。

等了一会儿,石块还在疏疏朗朗地往下滚,过还是不过?我们犹豫着。藏族小伙子张望了一阵,果断地说:跟我走!

只见藏族小伙子车上下来好几个男女,男人冲在前面,把挡在滚石区路中间的大块石头往路边推,女人们用襁袍袖子掩着头,眼睛斜望山头,跌跌撞撞小跑着冲过滚石区。

我的前车跟上了,从滚石区摇摇晃晃地冲了过去。我犹豫了一下,心道:拼了,碰运气吧!启动座驾,挂低速挡,加大马力,冲往滚石区。到达危险地带,只听右侧车身“吡吡剥剥”地响,这是细小石子弹在车身的声音。我心吊到喉咙口,祈求千万别砸下块大石头。

终于冲出了滚石区,一抬眼,只见藏族姑娘和小伙子站在他们的车旁,有的合十,有的鼓掌,有的冲我竖大拇指。我心里一热,好生感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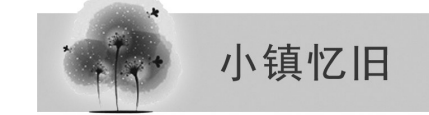
终于抵达察瓦龙乡的老陈驿站,老陈听我们七嘴八舌地回忆大流沙惊魂,淡淡地一笑:今天到我店住宿的车,在你们之前已经有四辆被砸了,你们最幸运,砸得最轻。今年好多了,往年总有十几个人被砸死砸伤呢。

听了,头皮发麻。

那条河流两边长满翠绿的江芦,随风摇曳。河水清幽,静静而流,散发着苇草的气息。不知为什么,我总认为这条河流曾经在《诗经》里出现过。

“下河边”

□刘剑波



小镇忆旧

从前,“下河边”是小镇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事件。“下河边”其实是一句省略语,完整的说法应该是“下河边淘米,洗菜,洗衣服”。那时小镇还没有印染厂,河水未被污染,既清澈又安全。

小镇有两个公共河埠,一个在西街头,一个在东街头。小镇的东西街以街中心的八鲜行为界,八鲜行向西为西街,八鲜行以东为东街。西街头的河埠在贝壳厂后面,那儿我很少去,几无印象。我要说的是东街头的河埠。

东街头的河埠,台阶是打磨得很光滑的长方形石头,六七米长短,一条一条挨着铺下去,颇为平缓。在上午的某个时间段,下河边的女人右手提着元宝篮——里面盛放着要淘的米,要洗的菜,要过的衣服,左手则拎着一只小木桶,回来时顺便带桶水,头上罩一条毛巾或花手帕,既为了遮阳,也为了卖弄风情。她们扭着腰肢走过街道,姣好的背影构成小镇的一道风景。当她们来到河埠时,风突然从对岸吹过来,把她们头发都吹乱了。我们这些孩子闲来无事,经常去河埠看女人们洗东西。印象最深的是,洗文蛤时,小鱼会蜂拥而至,随手就能抓上几条。

“下河边”要穿过东街头的马路。这条马路呈L形,向南到掘港,往西至刘埠。在“L”的拐角处是汽车站,由吴杭洲一家经营。吴杭洲家还开着客棧,常有挑着货儿担子的小贩住宿。货儿担子简直是个小仓库,集中了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,其中最吸引我们这些孩子的是粉红色的如蟾蜍疙瘩的炮子儿。每当挑着货儿担子的小贩不期而至,我们便想方设法弄点小钱,去买炮子儿,然后装在链子枪里过把

瘾。只要在寂静的夜晚,小镇街头响起噼里啪啦的链子枪声,就表明小贩已经大驾光临了。

天天有两班从掘港开来的公共汽车,票价是四毛五分。每当汽车出现在东街头时,孩子们就会跟在后面拼命追赶。这些孩子里就有我可爱的弟弟。我弟弟天生喜欢汽车,他刚会走路时,每天一早就坐在门口的爬爬凳上,等待着汽车的到来。一俟看到汽车,就拍手惊呼,汽车来了,汽车来了!可是,我头一次带他坐汽车去掘港,车门刚关上,他却吓得哇哇大哭起来。

马路东边有条南北向的河流,我家就坐落在马路与河流之间,位于“L”拐角往南二百米左右的地方。我家屋后是陈希芳家。在河埠与陈希芳家之间,有座草屋,住着一位王姓老头。王姓老头是安徽人,口音蛮七蛮八,小镇人都叫他“王俦儿”。王俦儿已经是八旬老人了,瘦小,黝黑,因是行伍出身,身板硬朗,一头白发钢针似的直立。

坊间流传着王俦儿拳脚功夫了得的说法。这个说法吸引了我们这些向往武功的孩子。据早起跑步的郭新明说,王俦儿总是在黎明时分起床打拳,远观衣袂飘飘,如蛟龙飞舞,击掌之声脆如响鞭。有一阵子,我和同学吴敦圣想跟他学拳,王俦儿却老是让我们出去捡烟头。他有个制作烟盒的神器,只要把烟头搁进去,摇动手柄,很快,一支完整的烟盒就滚了出来。我们给他捡了几叠箕烟头,结果他也没教我们。

那条河流两边长满翠绿的江芦,随风摇曳。河水清幽,静静而流,散发着苇草的气息。不知为什么,我总认为这条河流曾经在《诗经》里出现过。“坎坎伐檀兮,置之河之干兮,河水清且涟漪”中的河流应该就是这条河流。而“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”的故事,就发生在它的芦苇丛里。在我的童年,经常恍惚看到一柄闪亮的斧头被举过头顶,整个河道的上空回响着斧头砍伐树木的声音。

河的对岸是大片农田,一座测绘用的瞭望塔耸立在高坡之上。瞭望塔一侧铸有一道自下而上

的狭窄铁梯,但我们这些喜欢冒险的孩子故意不从铁梯爬上去,而是从纵横交错的“八”字形铁架攀上去。这种富有激情的游戏贯穿了我的整个少年时代。站在高高耸立的瞭望塔上,你能体会到什么是“心旷神怡”。东眺,会看到“东海”部队的雷达缓缓旋转。面西,小镇就在脚下,高高矮矮的屋脊,参差不齐的瓦楞草。倘若俯视,你会看到对面的河边,有个梳着两条粗辮的窈窕少女在浣衣,她后来成了我的妻子。

我家院子有一西一东两个门。西门基本上就抵在马路边上,大清早有车辆经过,你会觉得是从枕头上碾压过去的。马路对面是陆善堂家。陆善堂也修脚踏车,除此以外,他还是猎手和车夫。我在20世纪90年代的很多小说里写过他。院子东门外就是那条河流了,但去河边要下一道很陡的坡,这可愁煞了我姑娘。我父母在外地工作,我姑娘带着我们姐弟三个过活,所以“下河边”成了她每天最重要的内容。我姑娘的脚是典型的粽子脚,在很多年前的山东高密大庄,这双小脚让多少女人艳羡啊,可是这双美丽的小脚却无法对付陡峭的土坡。

我家的河埠虽然有台阶,但台阶的间距长,又陡得厉害,我姑娘下坡时如临深渊,够台阶时人几乎悬空了,小脚哆嗦着,使不上劲儿,手上又拎着东西,所以只能借助拐棍了。即便有拐棍支撑,也很艰难。每次只能洗一样东西,比如,淘好米,要先送上来,再下河边洗菜。每天上午的下河边成了我姑娘最头疼的事。现在我还记得我姑娘喘着气说,“怪累,怪累的。”

无奈之下,我姑娘只好舍近求远,去公共河埠下河边了。如果在上午时分,你看到一个满头白发、身材秀颀的老妪,从我家西院门出来,一直向北,从陈希芳家门前经过,来到王俦儿的草屋前,然后右拐,朝河埠走去,那就是我姑娘。她的两只手都撑着竹篮,腰背挺直,迈动小脚。但是走上几步就会停下喘息,然后再接着走时,脚步就会松软,打着趔趄。可是坚韧,努力向前。这段路大约有三百米,我姑娘并不知道,她其实在丈量她生命最后的长度。



这寒夜凄凄中,灯光如豆,生生不息,用之不竭,是省油灯的精髓,也是读书人孜孜不倦的进阶信念。

不折腾不是省油灯

□强雯



博物奇妙

“你也不是个省油灯。”这几乎是骂人了。折腾,事多,不省心。那么做一个省油灯就是听话、乖巧、懂事的代名词了。

省油灯,这被后人隐喻之义,其实真不是省油灯的本意。从科学角度讲,省油灯才是真真正正的爱折腾、穷折腾之物。

在一手掌大小的浅碟、浅碗中,做成夹层,并在其薄薄的碟壁、碗壁中凿一小孔,从此处可注水,油盏的高温即可冷却。减少油的挥发,如此行节省之道,这门工艺跟在螺蛳壳里做道场差不多。省油灯如此小巧之物,真正的机关算尽。尤其是陶瓷,烧制不好,中空层或破或损,就得报废。

现有出土的省油灯,造型都不复杂,不像一些古代香炉、灯盏或瓶器,惯于在器皿上雕刻人物、动物甚至房宇等各种造型。大概这更符合节省之道吧,连造型都省去了,从上到下都奉行一个“省”字。

四川省博物院,有一款邛窑出土的唐代绿釉省油灯。初看,似一张陶碗,坦弧形的灯面,与一般的油灯没太大区别,仅仅是沿口有一个小嘴,可以注水进去,进行冷却。灯芯可放在灯盏中间,放上猪油或菜籽油,慢慢地燃烧到子时。

邛窑是生产省油灯的大户。邛窑遗址在邛崃,现为邛窑遗址公园,中国古代陶瓷名窑,其价值堪比三星堆遗址、金沙遗址,被列入国家大遗址重点保护。它始创于东晋,成熟于南朝,盛于唐,以青釉、青釉褐斑、青釉褐绿斑和彩绘瓷为主,也以创造了陶瓷省油灯而闻名全国。省油灯虽然其貌不扬,但却深得家家户户喜爱。放在一堆普通灯盏中,简直就要被忽略,大概是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使用,所以商家并不在省油灯上做过多花俏。走量啊。而这走量的产地,是当时赫赫有名的邛窑,四川著名的古代窑场。

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里,也有一盏唐邛窑绿釉省油灯,灯高4.8厘米 口径10.7厘米 底径5.3厘米。敞口,腹微鼓,腹下渐收呈假圈足。短灯嘴置于腹部一侧,通至腹内,另一侧置环形柄,器身为碗型夹层,中空,夹层内可注水降低油灯的热量,减少油的过热挥发,以达到省油的目的。灯面中间与嘴均施绿釉,灯盏外壁上腹施灰白釉,下腹与底无釉。

“三更灯火五更鸡,正是男儿读书时。”古代读书人看书、博取功名,耗心、耗油,省油灯,大概是寒门子弟常用之物。

陆游这个大诗人,到四川初见省油灯时,十分惊艳。陆游46岁入蜀,以他的年纪也算见多识广,而且读书人的文玩没有不知道的。但是这四川盛行的省油灯,确实让他自叹无知,他左右打听才知道,这玩意原来早在唐代就有了,可怜可叹交通闭塞,他这个江南才子,还有更多的古迹都没听说过。出于自觉或不自觉的原因,他要把省油灯推广出去。

文人,尤其是知文文人的一支笔,那是很厉害的。于是在《斋居纪事》中,他大力推崇省油灯。从形象到原理可谓不吝文辞:“照书烛必令粗而短,勿过一尺。粗则耐,短则近。书灯勿用铜盏,惟瓷盏最省油。蜀有瓷盏注水于盏唇窍中,可省油之半。”这项亲眼所见之物,想必令他十分欢喜。

陆游在巴蜀一带做官八年,四川重庆一带的风情民俗,也成为其诗词歌赋浓墨重彩的一部分。省油灯是他心心念念之物,直到老年,陆游还对巴蜀一带的省油灯魂牵梦绕。在他晚年著述的《老学庵笔记》里,更是二度提

起。其中,专门有《省油灯盏》诗。“盖夹灯盏也。一端作小窍,注清冷水于其中,每夕一易之。寻常盏为火所灼而燥,故速干,此独不然,其省油几半。”陆游的笔记中还说,这省油灯在四川已经流行几百年了,常常被入川的外地官员当作馈赠佳品,有文房四宝之趣味。由此可见,省油灯在宋代也是一件雅士文玩。

要知道,《老学庵笔记》在文人中的推崇度极高。书中每条记载少则二三十字,多则三四百字,文笔简练,真实隽永。它记载了大量的遗闻故实,风土民俗,奇人怪物,考辨了许多诗文、典章、舆地、方物等。陆游作为一代诗人词人,虽豪放奔腾,但做起考证来,却是相当严谨。这在唐宋等历代诗人中,也是凤毛麟角的。估计当时陆游宦迹不得意,半是纾解心情,半是要做点实事之故,才有了这本沉下心血的笔记大全。《老学庵笔记》所录多属本人或亲友见闻,或关心时事热点人物,又或对所述人事多有见解褒贬。《四库全书》称赞其“轶闻旧典,往往足备考证”。清代文学家李慈铭认为该书“杂述掌故,间考旧文,俱为谨严,所论时事人物亦多平允”,称之为“亦说部之杰出也”。

虽然历史上关于省油灯的文字记载不多,唯《老学庵笔记》给足脸面。但在后世的考古中,却陆续有物证发现。零散分布在各个博物馆里的省油灯,证明了自己旺盛的生命力,是一款朴实的“常销品”。

比如,在四川宋瓷博物馆里,有遂宁龙凤窑出土的一款省油灯。白色的斗碗,碗沿都突出的一个小嘴,造型简单质朴。这也是四川境内,除了邛窑以外,发现的另一处生产省油灯的窑址。

此外,在三峡库区附近的涪陵博物馆,藏有一款石沱遗址出土的宋代省油灯。灯具形制单一,似普通酒碗。通体饰褐色釉,油盏面显现为黄色与褐色的渐变色。省油灯由油盏和承盏组成。灯盏为夹层,中空,盏壁约有约5毫米直径的小孔,可注水。这款涪陵石沱遗址出土的省油灯,只是两宋文明昌盛的一个物证而已。这座长江边占地10万余平方米的石沱古城,曾在北宋南宋时期非常繁盛,大量出土的陶器说明,当时此地的制陶业是相当发达的。这座古城之中,还发现有两座制陶作坊,涪陵区博物馆考古队挖掘出的一些石制灶台,还是相当完整的。在一座制陶作坊的遗址前,有一个圆形的制陶“车间”,可以还原想象当时制陶业的兴旺。

省油灯,可见当时应为两宋重庆地区的普及之物。另一款在此遗址出土的省油灯则造型复杂,似酒杯状,注水处开口比一般的要大,有1平方厘米大小。

不过,在邛崃十方堂遗址出土的宋代邛窑青瓷省油灯则造型讲究了些。在盏面上有一曲形的桥拱状通道立于其上。也是注水通道,不过工艺更为复杂,桥拱通道连接着灯盏的夹层,有曲径通幽的妙处。

文明进程,离不开灯与灯具,川渝一带自唐朝开启省油灯文化,可见见当时的文风之盛。这寒夜凄凄中,灯光如豆,生生不息,用之不竭,是省油灯的精髓,也是读书人孜孜不倦的进阶信念。后人在小说中虽然取其反义,极尽挖苦,如清代狭义小说《小八义》中,直接给人物取名“省油灯”,应该是来源于生活,并非凭空想象。

翻阅陆游的笔记,品味燃具之美。省油灯风靡大江南北,唐代、五代十国、宋代,代代相传,从现实生活中使用,再到墓葬品相伴,那是要延续三生三世的耕读之家,这才是真正的蒙学养正,知书尚礼。